

文|石念军

“七月一日羲之白：忽然秋月，但有感叹。信反，得去月七日书，知足下故羸疾问。触暑远涉，忧卿不可言。吾故羸乏，力不具。王羲之白。”

初秋之夜，灯下临帖，随手翻出一纸法帖，蓦然走进书圣的秋天。寥寥数十字的一纸《秋月帖》，让王羲之的这个秋天穿越了1700年。抚纸诵读，令人动容。

许是“书圣”的符号实在太过灼目，世人对王羲之的认知往往停留在书法层面，而忽视他的文章之才。即便是诵读《兰亭集序》时，我们心头泛起的也往往是对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敬畏，而缺少对这篇奇文本身的赏与析。正如我们习惯了仰慕“竹林七贤”的魏晋风度，而往往忽略了魏晋南北朝的战乱频频。书圣一生所面对的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。

时至今日，世间早无书圣真迹传世。自唐以来的诸多刻本与摹帖已经足以让他神化。其实，这些被重新勾勒或摹写的线条，早已或多或少地失去了原创者的本来面貌，只是一些“似他非他”的呈现。那些文字本身才是书圣情感的真实记录。

《秋月帖》没有具体的创作时间考证，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是其晚年作品。彼时的王羲之告别官场走向山林，苦寻炼丹之术，祈求长生之道。自古逢秋悲寂寥乃是人之常情。走向垂败之年的书圣，其心其境已宛然秋迹。



而在另外一些手札的字里行间，我们可以感觉到彼时的书圣对友情慰藉的渴求之心越发深切了。如《十七帖》写：“即日得足下书，为慰。先书以具示，复数字。”

今天得到你的来信，我很欣慰。先前的信我都看了，回复几句。

《积雪凝寒帖》：“计与足下别，廿六年于今。虽时书问，不解阔怀。省足下先后二书，但增叹慨。顷积雪凝寒，五十年中所无。想顷如常，冀来夏秋间，或复得足下问耳。比者悠悠，如何可言。”彼时，车马很慢，朋友之间26年不见；书信很远，一封信要从冬天等到来年的夏或秋，纵是书圣王羲之也已经无从表达对朋友的感念之深了。

一遍遍翻阅这些刻本摹帖，我们习惯于感叹那闪躲腾挪的洒脱，却常常想不起那蕴藉其间的沉重一生。那字里行间，是王羲之生活与心境的真实映照。李白诗云：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历千年雨打风吹，那些被刻录与摹写的线条早已失真，而真情自会愈加闪烁。

走向秋天的王羲之，终究再也做不回那个袒腹清谈的“东床快婿”，也回不到那不知如何消磨时光的青春了：“不审复何以永日多少。看未，九日当采菊不？至日欲共行也，但不知当晴不耳。伦等还，殊慰意。”（《采菊帖》）

书圣曰：书需存思。忘掉线条，回归文字——字里行间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王羲之。

新闻线索报料通道：应用市场下载“齐鲁壹点”APP，或搜索微信小程序“齐鲁壹点”，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！